扶桑通史 六

和書門 類
二七九九五 號
八七 函
三 架
二三 冊

内閣文庫
和書 類
二七九九五 號
二三 冊
一五〇 函
七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7995
冊數	23（ 6 ）
函號	150	30

六

宗室傳第二下　巻二十七

神祖十一男関口夫人生信康及清德主鵜殿氏生良祥主万姫生秀康西郷夫人生德祖及忠吉都摩姓生正清主及信吉茶阿生忠輝松千代亀姫生仙千代義直正木氏生頼宣頼房遠山氏生女許嫁伊達忠宗四歳卒存者十以客礼天下畏其威矣德恵足服人而加以婚姻結列侯之驩至有天下而不改是以名主者多所来所往齊承其慶而聯三姓之親意蓋甚勤矣嫁山内一豊者長澤康忠女嫁大須賀忠政者久松康元女後適菅沼定芳嫁有馬豊氏

明治十四年購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者松平政忠女嫁山内忠義者久松定勝女嫁堀忠
俊者本多忠政女後適有馬康紀嫁蜂須賀至鎮者
小笠原秀政女嫁黒田長政者保科正直女嫁鍋嶋
勝茂者岡部長盛女嫁松平家清者久松俊勝女嫁
加藤清正者水野忠重女嫁福島正則者牧野康成
女嫁正則子正之者松平康元女正之死弟正勝蒸
爲嫁田中忠政者康元季女後毛利秀元
信康四歳帰参織田信長欲親于参以女妻爲甲入
遠州守理民作乱敗足助信康撃殲渠魁復城主于
足助祢神祖遷濱松留信康于岡崎兵寡代官大賀
弥賣岡崎于甲君々々出聞弥誅死還圍長篠信康
軍于山田救之遂撃甲君于長篠從定遠州攻小山
甲君将兵救之参兵解圍去信康並大猪先下将西
曰甲君在前々行在後々行從是見當徐行神祖悦
凡毎甲君出常從拒之長篠之役公為信長下馬信
康以為参尾等而甥舅之國也不為下見其将如見
参将久之夫妻有隙而閑口氏之事起前是神祖与
之書曰聞人之言世子好舞國中化之有脩善者雖
商賈僮奴男奴雜處共舞衣服不飾進退不應節者
射殺之晝夜飲酒不恤軍國左右迕意輙死是以箭

而無諫者雖大臣恐重過而不言項籍一戦斬三将
軍勇則勇矣然不免身死国亡特其勇也汝之勇不
如籍而暴過之方猶見僧無獲汝信左右妄亘繫馬
後馳數里碎爛死又淫室家不和氏真之亡不以淫
耶参小於駿而淫過之凢亡国覆家之行盡在汝身
從今日洗心改嚮勿使而公罹禍書至宜知悉信康
讀書泣數行下常与忠次忠世不相善心知其所搆
而無自明從賜書快〻不楽止酒廃舞不御唯其亡
虐如故見忠次使尾過岡崎不入乃知其死天正七
年八月執諸大濱數日還堀江九月賜死于二股後
公燕諸将優作藤仲光殺兒脱君之子之戯二将有
愧色云

忠吉生也以東條家忠嗣絶以三枚橋四万石封忠
吉為之後使松平康親佐之奥民作乱自阪馳帰詰
軍會賊平是時年十一也文禄元年封忍為下野守
娶井伊直政女康子以諸矦軍西至岐阜将抜加藤
嘉明使監軍迎忠吉而後受其降関原之戦命從直
政二人将前清洲矦士有可見吉長者横槍塞道曰
正則見命為前鋒誰也将先直政辞以斥候留其軍
特与忠吉進撃薩兵親斬薩壮士松浦於是封尾六

十万石為侍従又為従三位左中将薩摩守初直政請立忠吉為世子大久保忠隣固言不可乃止忠吉雖不得立心善忠隣之言与共善遇之如江都常舘于大久保氏徳祖亦不望直政欲易已迫死悼惜見于顔色而忠吉好色外内多嬖人生瘡殆死慶長十二年如江都病作卒于大久保忠常家

信吉初為長沢康直養子康直死以宂山信尹従軍有功以信吉為之後冒武田氏使撫故甲衆東遷時封之佐倉関原之役守西城徙封水戸然尫弱不能朝見無位号歳餘卒

忠輝生似信康神祖悪之使勿挙母茶阿匿諸皆川廣照所松千代卒為神祖言立為長沢氏後為上野介改上総介稍復以多力善騎射愛之封佐倉矦移食川中島十八万石従徳祖入朝拜左少将使如大阪慶長十四年朝江都老臣皆川廣照山田長門松平親宗詣駿府言忠輝在國不奉法不聴大臣之諫茶阿聞之召忠輝面謝因言三臣譖臣使得死罪逐廣照叙長門親宗明年封越信六十万石監北陸軍因縱幸臣為艾無忌憚又倚藉上所貴幸司農長安探知朝廷之議甲寅留守江都統會津矦山形矦岩

城矦加納矦等陰傡秀吉所厚親如藝矦等者与之
手書曰日巡城中勿得出門善撫循士卒若有事詢
童忠乙卯部諸矦自和州入前軍戦已克仙臺矦忠
輝男也使人促忠輝戦忠輝將花井義雄震不進是
時前中大夫廣恣猶貝忠輝之後来軍所見忠輝不
戦直入切責忠輝將進仙臺矦又止之曰日莫不知
地形必遺之俘廣恣知忠輝不可諫而行明日有異
議不戦神祖使松平勝隆如越責讓曰徵兵辞之軍
興至阪望視君上之急不救朝于天子稱病不從潛
出外捕魚既不辞帰国閭道行擅殺幕府之士汝有

大罪七為人臣子有一於斯不免其誅矣我不欲見
汝勿有来見大謝時見其母茶阿泣曰児也使謝罪
不受辞状百端欺上罔下天地且不容罪無所遁茶
阿台忠輝至不得見却止藤岡會神祖不起本多忠
純云請国師居深谷五十日国師不為言初幕府騎
伊丹弥蔵冨田太郎逢忠輝于守山前驅言下馬不
可曰我無二君何言下馬前驅欲撻二子逃待忠輝
至以刀欲撃左右格殺之然不知何人於是欲帰咎
子將行安西右馬〻〻亡捕得送諸有司右馬為監
察知國陰事言義雄止不及戦忠輝無罪及諸不法

事有司言誅右馬冈義雄于厩橋而慝忠輝作乱召
使謝罪至則執還諸浅熊請自殺不許盡没其地又
遷高山遷諏訪毎遷留從者不得從忠輝在越時有
飲酒至四斗不酔者敍見其服有甑大可三寸容酒
四斗忠輝寶而愛之是時腰甑没溺或二日或三日
諏訪矦恐失之杜門不出憲宗時卒
松千代承松平康直後六歳卒
仙千代為平岩親吉養子六歳卒
秀康義直頼宣頼房自有傳
徳祖四男浅妃生大宗長丸忠長天壽主天徳主天
崇主與安主東福后神尾氏生正之其名主嫁池田
利隆者榊原康政女嫁前田光高者頼宣女嫁加藤
忠廣者蒲生秀行女嫁中村忠一者松平康元女後
適津軽信教嫁九條道房者羽柴秀勝女嫁弾正尹
好仁者松平忠直女嫁細川忠利者小笠原秀政女
嫁東西門跡者道房女凡八人
長丸二歳卒
忠長幼多智上與浅妃以大宗病而寡言以為愚欲
易之偶因神祖非之不果稍為裁抑食信州十万石
明年封甲矦然為浅妃愛之留中不出使稲冨祐直

教之放砲得鴨于西城下献之上変色曰神祖城江都曰与世子以未嗣居西城忠長侍親犯上擅弄兵于東宮墻垣之間無人臣之禮大不敬淺妃恐離席為忠長謝得觧猶賞祐直元和五年以駿遠之地増為五十万石号駿矦諸矦朝江都先朝駿府進其土之所出如神祖時忠長益驕侈既又増以小諸及参東為参議従三位左中将進権中納言寛永三年上如京師忠長造舟作梁于大猪川上不懌曰大祖建江都也函嶺以為城大猪以為池以制天下之変若橋可成不足為険設之乃行遂従朝京師為従二位

権大納言是時淺妃病作忠長日馳三四十里比至江都従者四人耳然復不及命作廟陵極宏麗祔神祖遺命莫雕鏤及有増益建徳廟美且大于妃廟而大扵祖廟於是發諸矦治作祖廟無以先令聞于上者山陵興作蓋自忠長始也忠長既不得為世子淺妃薨失勢意惚々積懐徳祖憂其不従法八年遣就國既閭淺閒殺猿千三百還乗轎自後刺舁夫々々逸捕得斬之俄雪降入寺燒火薪濕不燃親斬執薪者従是斬殺甚多以上甚憂之無言者又無良師傅怨望有悪言上書請仮百万石不者千秋万歳之後

挙兵自取是時諸不法之事浸淫聞于上夢見月分為二曰天将剖地為二一之者在我観上書深憂之請朝不許執其相宣正忠長遺書尾侯水戸侯天壽主曰上之所問咸忠長所為宣正不豫知願僇忠長莫及宣正上益怒大宗為上泣請赦忠長病急時出前上書見之大宗大哭不復言明年徳祖厭代冬發列侯二十人之甲駿永井尚政之駿青山幸成之甲遷忠長于都留十年正月移諸高崎復執二相既而賜死城主安藤重長以上命立垣于屋霤之下忠長悟焼書画宝器自頸死

正之為保科氏別有傳

大宗五男増山夫人生嚴宗振姫生靈仙主夏姫生綱重本庄夫人生憲宗諸姫生亀松跡部氏生鶴松嫁一條伊実者池田光政女也

綱重生以俗忌使天壽主母養嚴宗立出之于外食十五万石為左中将左馬頭進正三位寛文元年遷参議封甲二十五万石十年有司執甲卿大田正成嶋田時之是時甲邸二府侈於三藩而内實不給欲貸金縣官酒井忠清知甲侯不豐已屢抑之甲侯怒欲殺之憲宗至性友愛入朝不離其側不得發人亦

無知者然竟以是成病左右逢其酢多斬殺之藩中
不治延宝中甲侯卒文宗立迨入為世子贈故甲侯
権中納言嗣位贈征夷大将軍正一位大政大臣
亀松三歳卒
鶴松數月卒
憲宗子傅姫生明信主徳松嫁水戸吉孚者鷹司輔
信女又養尾綱誠二女一則夭一嫁前田吉治保科
正邦所聘者清閑寺熈貞女享保中嫁于薩
徳松生二歳厳宗以憲宗為世子立徳松代為舘林
侯憲宗立詢立世子于三藩水戸侯曰故甲侯早死

不嗣以甲侯為世子大宗以下皆璽之甲侯立以今
舘林侯為世子讓位有位豈不美乎上不能從立徳
松為世子更名緝熈三年薨
文宗四男右近生家千代須免生大五郎虎吉及諸
姫之子咸死于襁褓之中勝田夫人生章宗
徳宗四男大久保夫人生信宗竹本氏生宗武諸姫
生元三与一女咸數月卒谷口氏生宗尹嫁伊達宗
村者紀侯宗直女也
宗武元服為従三位左中将右衛門督賜徳川姓食
俸三万石信宗立封十万石拜参議以上書言事停

朝三年

宗尹元服為從三位左中將刑部卿賜德川姓食俸

三万石信宗立封十万石拜参議

史臣曰枝葉不繁本根無所庇是以將與之世孫支

常盛我國家自参之初至有天下雖周之不億未有

讓也如夫信定傾巧信孝專斷忠輝不奉法有所由

然方忠長怨望將得罪之際大國多士無一人之爭

之者悲夫忠吉不患不得立而善忠隣之守正賢哉

自古所未聞也其它則定推功真次兄弟之讓足慚

暴兄弟之孤者

三藩第三　　巻二十八

尾敬公德川義直者神祖第八子也字子敬慶長八

年封為甲矦元服拜右兵衛督遂代忠吉食尾美參

六十二万石治于清洲十歲出就國神祖為其幼故

以之共行阪卿且元来聘一年遷名護屋使列矦十

九人城爲十六年從如京師拜從三位参議右中將

城皇宮甲寅如阪軍罷從德祖留天王寺明年神祖

將還阪至名護屋為敬公迎婦乃行以在後無軍功

神祖病大漸謂德祖曰以義直頼宣為兩翼天下不

可獨立神祖厭代之明年為正三位權中納言寛永

元年城二條三年從如京師為從二位権大納言後
致徒役城江都大宗時賜子光友姓世良田以靈仙
主妻焉頻進参議右中将従三位慶安三年敬公卒
光友自江都奔喪留人丞関辞列侯使者賻贈一無
所受敬公温克好学著國初年譜成功記神祇宝典
等書光友又賢尾人歳集熱田相闘比吏至傷者已
多又捕行旅祀鶴宮光友欲不改父之道唯令禁此
二事平居倹素所食一肉一菜而其夫人者上之姉
也常曰我為女子故為尾夫人見上有徳色所求莫
不獲以木曽増尾為湯沐邑毎食常饋珍異後曰婦
養于夫者也而却養夫乎不受小濱侯士殺役夫于
尾侯舘士于寺使自殺光友曰士而殺徒罪不至死
以我之故使自殺之而舘之午寺者為僧請我也赦
死而不恐威者僧之職也殺之于其側不赦何以為
僧使吏逐之其以貴不凌人如此為権大納言憲宗
時老子参議右中将綱誠前賜世良田姓者立為尾
侯次子義行封伊奈三万石從高須後以兄之子義
孝為嗣已老義孝卒無後義行有庶兄曰義昌封梁
川三万石卒季弟義方立義方卒子義真立徳宗時
卒以年不満十七不得置後先是光友卒謚正公綱

誠立為権中納言卒長子従四位下右兵衛督吉通
立是時吏或欲擇卒史罷老者罷之而救急吉通曰
小人不愛四支冒寒苦者以身老妻子有所託也今
棄老者何以得壮者之力不聴章宗時卒于権中納
言子五郎太立三月卒贈参議吉通弟曰義孝継友
通温宗春義孝前為高須侯後於是立継友為尾侯
以前所食二万石與通温享保中有狂易疾国除継
友為権中納言卒侍従主計頭宗春立三遷拝権中
納言初継友以上自紀侯登大位已不得立不能不
慊于中為病卒又廃通温不置梁川後宗春望之作

書誹謗朝政上崇倹約因益示奢侈不奉法府立戯
場不設禁尾政大壊居江都時常出微行無日夜与
富商賈豎為豪華相傾五月五日為子万五郎建神
祖所賜敬公之旗自後門延観及市井夫婦示諸續
飾刀槍甲冑宗春躬服奇衺服倚楼臨視不曽隠蔽
自尾至江都道上之儀仗盡怪殲上使受尾之事者
留守瀧川元長江都尹石河政朝畏以法宗春飾辞
拒之又使知政事乗邑言之不可會尾卿言宗春不
任承敬侯之業使列侯長者淺野吉長宗室長者頼
貞頼幸適尾之邸集尾大臣廢宗春立宗勝〻〻光

友孫也父曰但馬守友著宗勝又為但馬守賜故義
孝邑拜左少将於是立為尾侯以次子義敏代為高
須侯宗勝宝暦中卒謚懿公
紀侯徳川頼宣神祖第九子也初食邑久野信吉卒
代封水戸為常陸介移食遠駿五十万石知政事安
藤直次兼相事従如京師進従三位参議左中将甲
寅従圍阪軍罷従徳祖屯天王寺明年命参東衆従
頼宣請為前軍神祖悦其言曰泉紀之間多与阪者
後軍任甚重且一戦不克使汝更行然頼宣以不及
戦為終身之憾是時松平忠次復旧氏分其衆与頼

宣又遺令駿諸衛仕頼宣〻〻狡猾多材藝神祖愛
之賜名罷尤多而自以為承莵裘之業不同尾水其
相直次憂恐以死抑折終為宗室之望元和二年神
祖即世頼宣奉命造廟久野明年為権中納言五年
上親命頼宣為紀侯頼宣未拜如有思惟執政賛之
而後受寛永元年城二城三年従如京師拜従二位
権大納言於帝幸二條有司以諸侯従者為道上衛
直次以賊數聽命頼宣作色曰尾紀等耳若以賊數
紀為次固直次抵掌曰老臣誤議所謂逢三歳児得
渉者邪君無憂老夫在此見執政咨之不可乃直入

見上于寢殿上許之六年城江都頼宣善察人之所
毀誉枉已從人嘗曰善容言者以人智勇為己智勇
不善容者反之是以人材得宜無不竭力所交仙臺
侯小倉侯柳川侯松代侯所賓贍渡邉光吉三刀谷
孝和亀田高緒所招致大崎長行咸天下之豪傑也
然其求之至精加治右馬束二轎肩之載母妻与衣
被各抱一子徃来尾濃之郊或薦之頼宣曰右馬居
津山為世子舎人世子狠有力其君欲殺之不克右
馬乃執世子以媚其君是而可忍何不可忍雖武何
為紀礴确少粟立數府均贏不足其法國有大典作

則以械罷之用助之有大賓客則移鷹犬歌舞之錢
供儉令則假減俸禄常歳有餘各蔵其府雖儉歳無
有不給曾渡海水主五人為雷所撃入渦中幾沒頼
宣言笑自若曰雷獨不可禽乎聞明鄭正國請兵奮
将行上不許問可使伐島原者頼宣曰此賊也挙一
邑属之誰不能成功諸将聞夜襲営以賊尚強頼宣
曰不然賊之計已窮矣敗不出十日諸将不信竟如
其言上已誅正雪得頼宣所交通書執政問頼宣〻
〻賀曰賊不稱列侯而假名宗室雖逆無道知天下
之深戴徳川氏也臣身不足惜願絶臣属籍收臣茅

土刎臣肝腸以安臣庶之心臣之死猶勝于生頼房
光友執政之臣僉曰紀侯言是紀侯不冝有它心頼
宣曰詐偽不止是願莫斷賊三數人以備考驗上許
之罷紀侯井伊直孝曰縦横揣摩雖蘓張不如也是
時吏多為耳目者以故探知得書預慮所以對得事
觧然不遺國十餘年或言嗣位初頼宣喫臂祭光陵
使求之其書有爲上信之乃許就國寛文七年老猶
欲為國歌一効力曰大祖平阪時已辞位雖燕居及
朝廷之事危坐聳聴見光貞手搏謂其傅曰項籍不
言乎劍一人之敵不足学夫臨敵制勝顧將畧如何
耳項籍之所不為而為光貞願之乎於是光貞立為
権中納言十年上封光貞弟頼純為西條侯頼宣多
与之宝器曰以是献紀所欲可得頼純信妾之言廃
長子頼雄立其子頼致頼雄如田邉以為得罪于父
不當戴日至田辺不下輿後德宗知見寃徴之使者
未至聞頼政為紀侯嘔血死頼致為紀侯少弟頼安
代為西條侯卒子頼邑立頼邑致仕以頼致子頼淳
為後紀侯光貞子綱教為常陸介憲宗以明信主妻
之是時上無它子以故愛甚遊紀第主言上封綱教
二弟左少将内蔵頭頼職左少将主税頭頼方各三

万石頼方徳宗初名也明年権大納言光貞老参議綱教立為権中納言宝永二年卒頼職立服未除聞父病篤馳帰若山逢其卒毀瘦死贈従三位参議以遺令立頼方前明信主所請邑咸復入于官頼方改名吉宗遷為中納言宝永五年増与紀州地四百石迨入承統以西條侯為紀侯名宗直延享中至従二位権大納言奢侈國復貧

水戸威公徳川頼房神祖少子也四歳封下妻以幼見愛幸常抱在膝上曽従容問諸子所欲義直曰願得大國頼宣曰願得賢臣威公時六歳應聲曰欲得天下上愕然不言推墮諸地毎裁折不得比諸子既代頼宣封水戸削五万石従如京師為左少将左衛門督賜徳川姓攻阪令威公守駿府元和中還参議益三万石寛永三年従朝京師為権中納言六年城江都大宗敬威公至以長幼飲酒威公子二十五人谷氏出曰頼重光國勿挙三木之次匿之〻次前居京師納女于大納言滋井季吉見寵為夫人於是属頼重于季吉寘光国于家長見之威公〻〻不懌不為子之列大宗以水戸未置嗣子命其相信吉擇可立者群公子聞上之言敬信吉甚謹光國僅六歳呼

信吉曰叟未執鞭与之信吉出曰是可也言上立為
世子井石少将左衛門督李吉寘頼重居天龍寺欲
為僧之次不欲告之勝姫〻〻威公慈母也閔長子
而不得為世子為上言之上便徵見封下舘是為讃
英公内城史威公致役徒興作水戸邸焼大夫請賞
出秘書者威公曰我不忘之思惟賞之開傷人之源
以它事賞之可矣威公不知字而欲述国史属之世
子歎曰子孫無見我書学字三年而書江淹文賦寛
文初卒子右中将光圀立是為義公字子龍紀初侯
与威公咸方姫子也万姫以孫女欲妻義公〻〻辞

以同姓不通婚姫乃避人閑室以冥相通義公終日
正坐不言姫乃止又以超兄立不自安讀伯夷叔齊
傳善兄弟相讓欲必傳兄之子以自成其志當威公
卒与兄共至柩前請二子〻〻之頼重辞義公曰若竟
不許是使弟負不義之名于天下也弟不復主喪頼
重乃許時天下栄多殉義公切禁止之明暦史夜半
有砲聲威公警将出止之曰非兵也使問之無丸之
砲也驅楓山之盜云遊銚子港海上有聲潮大至左
右走請御船義公不應歌而不止潮亦不至義公既
立以為孝莫大纘其志選史自神武至小松帝本紀

七十三列傳百七十表志若干名曰大日本史聘天
下名士以預著作以為神功后攝政列之后妃大友
皇子已立璽之本紀南朝雖微正統也繫之正朔至
神施之遷皆前史所不及正為世子時首論定爲威
公之志也学士林春勝撰本朝通鑑義公見之多所
裁正於是置史舘俟後有繼及教成国子皇宮史詔
上所燔之書所進多於前帝恱又命撰立坊立后儀
水戸置祠官毀淫祠三千新造寺千編不持戒僧為
民三百餘人法殺鶴者死吏捕罪人至義公以為不
可為禽獸殺人然法不可廃集僧觀之僧無言者陰
教一僧救之赦罪人逐僧不言者憲宗時蓄儒臣髮
亦自義公発之憲宗承統与有力語在堀田正俊事
中既参政正休殺正俊于朝死知其為國死親至其
家問妻子上親聽越之獄會宗室于殿中位二典于
三藩之下義公曰我從三位也居正三位之上乎讓
綱豊居上上曽馳驛召義公于水戸不俟駕備而行
馭夫不知是義公不肎給馬輿駕至乃得行敬上命
如此而不阿意旨明信主嫁紀世子為幼故欲為起
宅東城使侍中問三藩義公曰不可主内有傅姆外
有家令雖在紀邸何慮若以幼故莫若待長且紀世

子居東城大好未知出時如何上曰善然心欲以紀
世子為太子使成貞以其私問可為太子者義公曰
上春秋方盛不必無子當是時置立子于何地耶万
一無耶甲侯在矣不可則尾世子在矣不可則紀世
子在矣又不可則綱條可矣何遽勞慮之有上益不
懌是時世子綱方卒代以其弟綱條讃侯曰易嗣欲
顯君之義也一之猶可其可復乎必立賴常義公曰
賴方死而復賴常天下其為利其死固請立綱條而
慫其兄不嗣死稱病請老上義許之名見拜權中納
言辭曰致仕之臣不敢當也知政事忠朝趨進曰威

公以納言為水府祖君若不拜水府復無納言義公
乃受義公以為人事畢矣歸水戸起家于威公墓之
東題曰梅里先生墓自撰之銘相地于兩山之間居
爲僮二十餘人耕田而食如編之民税厚則憂薄則
樂僧之投宿比辞去竟不知其為貴人嘗如府城見
席新曰是非隱士之席不坐本庄夫人家令木下信
真任烟親藤井德昭仕水戸綱條新立不熟政喜德
昭之辨欲為大夫水戸相中山信成不可德昭乃矯
義公命奪信成政稍干国政謂義公曰侯之意欲如
此謂侯曰納言之意欲如此義公知之未發德昭恐

誅已知柳澤吉保不善義公告之納言病狂易為国之害又恐不能保身以不慎宿衛為今侯之罪吉保告正武〻〻正色曰我主水藩是非小事而不之知乎若言者我不任職也且君何從受此語吉保不能對罷初義公以議世子不中旨既知其出于忠厚於是上使養仙主告義公以正武所聞吉保之事義公知徳昭所為如江都置酒作猿舞男女無少長咸召観之義公將舞更衣于帳中出書于袖數徳昭抽刀刺之自背達地不殊執扇出舞見者如不覚其有異初徳昭与其黨盟每出属載書于妻曰聞我死燒之

云是日義公使吏掩取之示徳昭殺之正武閲其書曰殆失太伯綱條將殺其妻子戮其黨義公曰禹者鯀之子也舜不以為戮徳雖不及舜刑不可濫佞口之欺人使我父子不悟其非况他人乎盡放之上召使講大学義公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文王治家盡善敬止開周家八百年之基者以止于至善也上稱善久之時朝廷益侈靡用浮屠之言禁妄殺生罪殺犬者尤多義公布袍皮袴献犬皮十枚于上曰此水戸所多有也辞出都夜稱使者還見甲侯事秘無聞既上使者至數錢買魚親割烹与之食遺之耕馬与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一斗之參謁使者曰田舍翁無酬使者因使尾隱矦曰三藩宗室之儀表君以病不能朝見致仕不宜屢出義公年七十四卒綱條字九成是為肅公還參議從三位上名鷹司輔信女嫁肅公子吉孚初義公分新田四万石封二弟賴元賴隆於是上遊主家封賴隆為長沼矦賴元子賴貞為守山矦以前邑歸宗國以水戶為三十万石吉孚享保初卒謚恭伯肅公年

讃惠公子宗堯立字子勤立十年卒謚成公子宗翰幼立

讃英公松平賴重水戶威公長子封下舘侍從右京大夫會高松矦有罪国除從英公封高松以使賀即位為左少將讃岐守初義公子英公之二子以為己有子國不得安不取夫人不孝子水戶卿伊藤友女知三木之次女幸有娠賜為病呼置已家至期生男已長言英公〻〻悅將為世子義公不得已見之嚴宗聞之命為高松矦世子英公老代立是為節公名賴常為讃岐守初英公造窟室避雷其相曰窟室甚善然不可踰嶺涉海者其制不備也請復改作公乃謝相出休立毀爲節公為左少將卒英公孫賴豊立是為惠公特進德宗如光陵以惠公為大留守卒從

弟頼恒立是為懐公卒守山荘公子頼恭字子敬立
讃世以使京師進爵位為特進預大議
額田恭公松平頼元水戸威公第三子也字叔長義
公以威公命与之四万石上不許而食額田二万石
恭公知治體以為小人悍違長官有議事使卑者先
言或請大臣監出納不可曰皂隸之事官司之職有
制不相侵若大臣侵卑者之職何制之有夫人無不
自愛何必罷貴不可以貪墨視人也性不驕侈墻皆
植木東以縄寝庭布沙十年方偏悪浮屠不入僧中
元燈温柔居常怡〻然隷人洒水于庭洒公之衣笑
曰遇人之怒始死然當其叱人目眥盡裂有聞聲愈
瘧者云著兵書傳之後嗣論諸可否憲宗欲以為大
老有関説者而止元禄中卒子頼貞字子剛徙封于
守山使問義公之病德宗時以長老為左少将好禅
剛戻為人所憚故謚曰荘公子頼寛字子猛代父侯
好國初舊事又集古今自天子至士庶之詩曰歴朝
詩纂
長沼侯松平頼隆水戸威公四子遺令封二万石徙
侯長沼卒子頼如立頼如卒以水戸卿頼福子頼明
為嗣頼明字子新卒子頼永立

完戸矦松平頼雄威公第七子也天和二年封万石卒以兄之子頼道為後列内諸矦享保初致仕子頼則立

史臣曰三藩之始建也外足禁暴而内銷芟邪之謀雖有遺令所以為循至矣哉敬公謹慎好学紀公好士容諫威公折節奉法子孫世々長為藩屏維持大統者咸基于斯光友之不下于主義公之崇儒盭公之華蔽英公之有譲頼雄之猶外顧田恭公之治頼寛之文抑為宗室儀表義公守宋穆之節而取鄧攸之誹惜哉

結城保科越智傳第四　無巻二十九

越前矦結城秀康者神祖之仲子也生育于本多重次方怒其母不逐三年不見之長子信康佯為不知抱入見曰容貌已異臣後必得其力信康死稍見愛重秀吉欲親参求得一子而養之公乃遣秀康而未有往會参人恐害公子笑曰彼自殺子何干我事秀吉亦善遇為侍従参河守食万石或以為質子慢之秀康立斬之秀吉壮之従如筑石攻山崎降之遷為左少将結城晴朝無男子秀吉圍小田原晴朝挙兵應之取小山榎本宇都宮至小田原請以女妻秀康

為結城氏之後已致仕秀吉許爲於是食結城十万石奥州乱率兵赴之未至事平後從色名古屋還参議秀吉薨流言不止公如阪必以秀康守伏見嘗使伊奈令成発大衛秀康不遣部署以俟後公閲軍書曰秀康勝我會津之後從至宇都宮會三成反公問孰伐秀康言先三成因留之守宇都宮与之甲曰我被此甲所向皆克今与汝委汝大任景勝未慎勿与戰俟渉河從後撃之秀康曰景勝自守之虜不足慮置忠吉于此足係衆之心臣願從死于三成公曰汝血氣方剛一騎將能之耳我觀諸將無當景勝者故挙根本委之于汝且諸將之家在江戸汝居此諸將無內顧之心本多正信扇秀康躡足耳語曰幸哉有此子於是秀康乃奉命留宇都宮仙臺侯山形侯佐野侯立山侯中村侯角舘侯厩橋矢作小見川板橋土浦松藤咸屬爲世子引軍西秀康從騎五人追与相語其事無聞者上誅三成曰此捷秀康之功也封越七十五万石治于福井是時命秀康撑播越孰欲居長谷部釆女曰人言一播二越此殊不然越大而險近二都而扼北陸咽喉非播之比後遣大雪怒釆女曰以郷土欺我神祖使〻言朝于江都秀康至関

〻不入砲秀康欲伐関東卒悖逃散秀康留越騎守
関神祖聞之笑曰関東得上策二祖乃観角抵于越
邸譴不能禁秀康起左右顧聲廼止二祖稱其有威
可畏徳祖從容問曰北州得無有異對曰有異也水
皆逆流徳祖黙然秀康以為与秀頼有兄弟之分憂
其不能善終言嫁天壽主進内大臣藝侯正則知其
意屡如福井然後竟絶不通曽有進舞姫者云天下
第一秀康泪下數行曰嗚乎我不如此姫慶長十年
為権中納言明年以諸侯築王城有病如白山本多
俊次見秀康還為父泣康俊曰嘻甚人情不至此既

往見甚瘦帷帳敝不修執手語使撫腹曰如此不復
相見康俊不能對出曰宜哉俊次之泣為越侯八年
卒子忠直立從神祖如京為左少将参河守城皇宮
秀頼作乱与本多忠政督勢州兵遂進攻阪事在前
田利常中明年又攻阪俄為前軍神祖謂越相冨正
曰忠直不及若江之戦詰旦之事恐亦然阪行我之
過也我甚望之忠直聞之切歯曰我必死吉田修理
故仕羽柴秀長者道軍夜登茶臼山忠直大呼下山
撃敗山下之兵追北入城植旗放火以攻獲阪将真
田幸村御宿長則等首凡三千七百級阪平遷参議

忠直以為大増封朝駿府手賜千金茶壷忠直大望擐指出墜地而壊輙曰我神祖之適上之長壻而軍功無出我右者人生不百年宜及時為楽斷人支体屠人腹膓而後楽不者不食登樓射旅人無往来者逢孕婦剖之門庭之間仆尸枕藉有諫者乃殺人或白其又元和三年改越前守是年親斬人傷額稱病不朝上知之使人召之不得已行至関原而稱病不朝上知之使人召之不得已行至関原而稱病還上遣其母中川氏于越喩使致仕又召其弟忠昌等曰越侯不致仕以汝為前鋒伐之忠昌曰孰敢逆命至

戦臣請亡直基曰臣不楽生願兄弟同受戮于越中川氏如越忠直恚曰児受越于先君而不受于上〻之命我何也中川氏責曰汝不知有上無忠也不思毋老伏劔無孝也無忠無孝禽獣之不若也我不子汝父之忠直聴其母致仕子光長〻越相本多成重曰君幼多寵難必及上書請仕于朝三却不可上曰主無道而不亡者以其相之賢也成重去越其不國復無可相者寛永二年徙光長封高田二十四万石与天崇主湯沐邑二万石分越為四封忠昌于福井五十二万石直政于大野五万石直基于勝山三万

五千石直良于木本二万五千石除敦賀丸岡忠直弟皆封還忠直居荻原食邑万石二御史監護於是上遣人迎主及光長居江都光長後部真田信幸真田熊之助真田信政真田信重溝口宣直溝口宣秋溝口宣知溝口政勝溝口助勝溝口直勝溝口宣俊佐久間勝長佐久間勝高佐久間勝盛織田信昌本多政顕戸田忠能北條氏宗浚江都隍又致工役于光陵慶安三年忠直卒忠直既還生長頼長良一女朝廷以忠直之邑之半与二子仕光長冒永見氏嫁女于小栗正矩生大六正矩大父重常天正中送秀

康如阪因仕越貴盛正矩有邪謀施于国〻人帰之不從者中以法世子死言立長頼子綱國代之為参河守綱國德之厚賄光長侍者知其所欲為求美女納為妾久之知其見寵言曰君老無子万一不諱保栄貴尊富如今日哉為子之計莫若請君子大六使君致仕傳致仕之邑于大六〻〻得封德子重子厚子〻何慮光長惑爲正矩因与妾私誨之子大六嫡世子〻〻死非大六孰立趣光長上書請爲使者行有期高田文武八百五十人叩上卿荻田主馬門告之主馬驚告長良与入諫之光長曰無之遂罷正矩

致仕不得擅出是年正矩家多買芒屩宣言伐二卿
國中相聚欲殺正矩長良止之是時大老忠清謂侍
御史典越之事渡邊綱貞曰安藤治左重臣而亡越
其為越即正矩君之甥而為国之柱石雖有咎猶宜
宥之當国人欲伐之恐生乱而不動忘身徇國忠亮
大為安藤正矩之黨也光長如江都廣瀨侯近栄侍
御史綱貞受執政之言奪長良政復用正矩之黨正
矩宣言作難埋地火于某商民驚散數日諸官長朝
附莫背竟不能和執政言上因長良于荻主馬于松
山以静國人會嚴宗新弃群臣憲宗雅不悦忠清大

疑越之事遣二使于越与岡嶋壹岐厩川方四千石
本多七左五千石使為卿二子見国人反詰從正矩
曰邪正相攻不至滅亡不止臣等不任職請從是去
正矩以為去二子国可得也欲逐之光長不能決使
人詢于政府上呂正矩等命知政事重通正武詰問
正矩曰以臣不肖不有所専為酒井公父世公土井
公渡邊公皆上所命典越之事雖一事之微無不取
決重通曰四子為知越之事唯国子之言耳子已為
相何以取決于人隊長以下見汝之子如見君之子
四子誰許為朝廷所賜侯之鶴侯不与長良嘗而与

汝宗族食之四子亦豈知之耶正矩不能對重通復
問長良主馬子国之棟梁也姦臣擅命不知大臣之
任於何有二子不能對明日上會宗室百官于殿中
親聽無異遷光長于豫州松山食万石囚綱國于福
山放長良主馬壹岐七左治左于海島叙正矩父子
削姫路廣瀬之半盡収越宝苑光長居松山八年上
召還見之閔其老復賜越宝苑食三万石為越甲第
居之綱國還有心疾死以姫路侯仲子長矩為嗣子
光長老立之後二年封津山十万石文宗時賜名宣
富事徳宗六年卒子茂五郎嗣侯〻五年卒幼不可

請後上立知清子長煕為津山侯後削五万石益衰
長煕卒無子以宣維仲子長孝為後
福井侯松平忠昌秀康次子也幼居駿後宮中偶使
如江戸徳祖留之封姉崎侯阪之役為侍從伊豫守
進從四位下又伐阪令未冠者不從軍忠昌聞命下
元服見徳祖愕然与之名賜刀佩之從越相攻阪手
斬阪一人破城先登以功從封下妻侯阪封松代後
三年徙封高田二十五万石迨執忠直立忠昌為福
井侯辞曰光長在上曰忠直之罪不宜置後立汝者
承祐侯之後也忠昌曰上之於越至厚然兄而無後

臣義苟不奉命上乃封光長于高田為忠直之後寛
永元年福井侯忠昌造茂草門三年從朝京師拜参
議九年德祖不豫獨馳至六鄉津吏止諸侯問病者
乃從海上入江都德祖忧十一年上如京師留忠昌
守江都明年与木下二万石十三年部松平秀就松
平直基松平直义本多成重九鬼隆秀城江都正保
中忠昌卒子光通立以松岡封次第昌勝以吉家封
季弟昌親光通娶光長女為夫人無子聞妾之子直
堅居福井欲子養之問光通〻〻疑其怨已佯驚曰
無立昌親為世子納所食之邑于宮直堅傳望不立

直堅延宝二年竊遺直堅而自殺直堅如江都見大
野侯直良〻〻扼腕曰一宗七侯特以我可託我力
猶能得諸宗国請宗族會食比酣出直堅居上坐敬
如見福井侯為言所以為言所以為來直堅伏地曰
願諸君免我死一座大驚相視無先言直良曰諸君
勿憂直良雖老力請之上咸許之光通聞之羞慚自
殺直良見昌親曰殺兄而不讓孤匹夫不為昌親病
之执政曰子不令于父不可得並免死為大何嗣之
有強立昌親拜侍從直良望不能直堅又恐其恚死
語和政事廣之曰直堅死臣何面目見天下人哉負

死如高野上憂之竟以直堅為備中守食万石昌親
為侯三年老以次兄昌勝子綱昌為後貞享三年昌
親道令之侯有狂易之病致仕者国之幸也宗族不
可乃言上曰綱昌久病不能朝見不可奉上臨民慿
宗乃起昌親為侯削國之半与故侯二万石終其身
是年増直矩三万石侯山形増近栄五千石以慰越
之宗遇昌親甚渥賜名吉品拜左少将越一宗剛愎
而吉品持寛有人壊雲母障吉品曰如此我有之此
物累人多不復作鷹為犬噬吏拘牽犬者其主恐請
罪吉品曰其主固當不知雖牽者豈故使噬君之鷹

聊命速出之吉品致仕故侯弟吉邦立越有公田十
万石章宗寄政于吉邦〻〻畢于田有不如令者以
砲親格殺之後無敢違命者顧本多彦左曰以此衆
戦莫不克數曰不然今天下一家雖悪暴政無所亡
逃偷生于白刃之下不得去至如両國相敵去無道
就有道君何以使此衆吉邦怒不言本多親玄放聲
哭曰彦左在先君時越不削今生無用之時不得施
其材雖然願勿怨其言吉邦曰善從是遇下稍寛事
徳宗六年卒吉邦兄内匠頭宗昌給事于中數月代
父為松岡侯於是以地入嗣福井侯為侍從卒主税

頭知清子宗矩嗣見今為矦
松江矦松平直政秀康第三子也阪之役直政年十
五居越軍中阪将南條忠成将降使先与藤堂高虎
相聞挙火從内起約定未発會謀泄誅後適失火加
兵以為忠成進攻城直政先越衆而進死者如丘不
觧安藤直次引直政退収越兵神祖怒于令顧見其
創不言然心悦其有勇阪平代次兄封姫崎通越之
邑二万五千石上執忠直割大野封直政除前所食
從如京師拝侍從久之從為松本矦寛永十五年封
出雲十八万石治于松江領隠岐之政厳宗使直政
往京賀即位進左少将上遣諸矦于京師者欲進爵
位也直政生四子卒長子綱隆立帰隠岐于有司延
寳三年俄病卒仲子近栄分食墾田三万石邑于廣
瀬坐越之事奪其半後稍復之如故子近時時築刀
稱之隠列内諸矦近時孫近輝見今為矦叔子隆政
邑于毋里食墾田万石季子直丘代兄為毋里矦戌
駿府自大爵将給事于中出為奏者終于奉朝請以
新莊直詮子直貞為嗣綱隆子綱近平番町焦土既
分新田万石封弟吉透尋患明致仕立吉透々々立
歳餘卒子宣紀立如京賀女御為左少将復治隠岐

如初矦時初徳宗為世子娶伏見王貞建妹使其季
妹嫁宣維貞建以為非耦不得已于上許之夫人驕
遇宣維不良憤惋卒夫人之子宗衍立
姬路矦松平直基秀康第五子也徳祖養諸後宮中
至晴朝卒封以其邑奉結城氏之祀以晴朝尤愛之
也乙卯斬首五十一級上已執忠直割越勝山立為
勝山矦後朝京師為從四位下大和守從大野父之
封山形矦十五万石為中國探題徙姬路卒朝廷以
嗣矦直矩幼故徙之村上明暦中命造正殿寬文七
年復封姬路拜侍從憲宗時坐越後之事削八万石

徙之肥田不使從侍從之列後五年増食山形十万
石徙故班後五年又徙白川食十五万石卒子基知
時凡四助大役以新田万石封弟知清初基知幸臣
土岐甲為君多買美女謂其相曰公未有世子姬妾
之中有宜子者国之福也相然之不問其出入基知
日与婦人飲酒不知外事竭府蔵賜于甲々又自発
取之軍國之用皆盡以其黨主租税厚歛于民戸口
衰減無馬給驛亭保五年白川民万餘人踏藉市中
至城門之下得吏甘心焉相乃執吏之尤貪悪者謝
百姓數日方定於是甲之姦事盡發基知猶與不忌

誅之其無嗣如此十四年基知卒竟無子知清子義
知以地入嗣盡逐土族之黨以和其国元文中以使
賀女御拜侍從寛保元年徙封姫路自初侯受封十
移国三封姫路
大野侯松平直良秀康第六子也上已執忠直以越
木本封直良徙為勝山侯又代兄封大野侍從但馬
守延宝中卒憲宗後從嗣侯直明封明石六万石造
知足院成津山光子直常立後大和川
直堅子直知襲食万石憲宗時給事于中數月久之
又為親信卒以廣瀬侯近時子直之為後列内諸侯

徳宗封之厩川万二千石歳餘卒定貞子直好立
會津侯保科正之徳祖子也七歳從保科正光如高
遠事在母静姫傳正光既育正之与之保科氏以為
竟無顕時如駿見正之于駿侯ゝゝ曰我弟也厚贈
典之時ゝ為上言迨茂妃薨召居江都正光死代為
高遠侯徳祖厩代命正之興作廟陵是時未顕言徳
祖之子畢役往謁光陵有司議曰高遠侯正之於前
朝雖不得為子不宜吉服助祭祖廟上以為然使追
止之然正之謹慎不請服喪既為從四位下肥後守
從如京師拜侍從寛永十三年以鳥居氏之墟立正

之為山形侯二十万石明年大治宮室上居西城以
正之〻衆守東城耶蘊起群臣欲使正之為將上曰
神祖之訓有之西有變則東之顧於東亦如此今変
在西遣正之就国正之至山形白岩民謀殺吏作乱
正之使人誘召之捕渠魁十餘人或曰他縣之人不
可擅執正之曰我方憂天下不遑計國殺而梟之市
奥羽不寒而慄無敢為非上善正之寛猛當時以為
可大用賊平帰江都使侍中正信語從今以往事有
不便于國言勿有所諱正之曰臣愚不足忝命惟上
留心庶政周諏匑蕘天下萬世之幸也條數事以聞
咸見聴納内城灾率兵巡城下遂入包東城從是行
出以其衆衛東城尋以労于事賜獵野州上又以加
藤氏之地三十万石徙正之為會津侯正之以為踰
水戸辞受二十三万石領南山之治以保科氏之名
罷与正光之弟正貞明不承保科氏也正之就国問
民之所疾苦免逋債蠲雜税立祐倉郵行旅止火葬
賞節婦孝子禁異言茨色養民九十以上者殺産子
及巫祝眩民者咸有刑不得擅為僧必言之吏建寺
在二十年之後者毀之國大治時岡山用熊沢良介
政繁苛盡欲廢寺正之聞之曰岡山雖務治不如鳥

取之寛夫浮屠雖可廃〻之不以道則不如不廃矣
良久去浮屠修于前加正之之言會津人或剃僧〻
争之中其人死自念無見者訴之不見信甘心受戮
正之知其自枉問之得其実出之以是尤慎囚獄僧
隠元献費隠録正之曰隠元之教出于殺母者若受
之与殺母者也却不受上既賢正之出入常従侍宴
為世子理髪拜左少将天皇以神祖德至大爲其廟
曰宮正之上為往祭告烏上病篤執世子之手授正
之託以後事為大傅秉国柄上已不起居西城三日
出命興作廟陵修祖廟久之議者以西州水出欲緩

朝鮮使正之曰天災流行無国無之不可為諱後二
國之驩是長其災也上乃許受其聘正之嚴正口絶
不言飲食臥起有節不離常所君子曰大傅誠敬忠
義使人望而畏之懐而服之有房杜之知兼郭李之
體可不謂賢乎讀詩至黄鳥之篇傷三良之無辜而
死立議禁殉死及輔臣不学曰知慈不知仁何以長
于国家當今之務興学為急咸以勇武相誇正之曰
我願當我世無所施勇武京兆尹問湯武之事相對
学者於聖人之事不有間然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
不議放伐不為不知道唯戒臣子勿効此已京兆尹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深然之有贈執政直澄千金茶壺者以問正之〻〻
曰唯公不知我之不受孰敢嘗試直澄心愧大笑以
稱其義夂之正之患明上曰我聞治目傷脾為國家
自愛勿治偏疾命賜典諸朝正之前徵由比丸橋多
弟子謀叉悪山鹿高基慶士与列侯結婚諸侯信其
言弟子衆多屬吏暴造言之罪因諸赤穗以風土記
亡作會津風土記欲推及天下未及言之會病作老
上不得已許俠致仕然有大事必詢之而行寛文末
病作令知政事侍中交往問卒賜銀五千両以葬正
之受学于山崎嘉受神道于吉川惟足更以神道授

嘉於是葬以神道令夫人勿預国事嗣侯不肖上封
而退作家訓与之上所著書于朝子正経嗣為将進
長岡饑遺之糶正経多病憲宗初傳于弟正容〻〻
使賀立坊拜左少将致工役造三城造皇宮上悪大
臣強危宗廟思正之輔嚴宗賜正容松平氏及服葵
文示天下以正之德祖之子也是時兄子正邦為會
津嗣子名清閑主許之聘會其卒正容為左中将卒
子容貞立享保中後龍溝為適長孫理髮拜左少将
使如京師
館林侯松平清武甲侯綱重次子文宗弟也初松陜

姫天壽主侍者也與主共冒兵火之難以故甚親愛
之使家令越智清重娣事之綱重從主居通于姫侍
者保良生文宗後主知保良復娠出嫁清重〻〻居
諸別室不敢近生清武〻〻因冒越智氏併姫与清
重之邑賜清武元祿十五年憲宗如甲邸名清武為
下総守宝永中封館林二万石賜松平氏拜侍從文
宗厭代遺命食五万五千石享保九年卒以高須侯
義行子武雅為嗣好詩及国風室之壁左書視民如
傷右書納諫能改之字為侯五年卒国人惜之無子
長沼侯頼明子武光嗣移侯棚倉為右近将監自奏

者兼祠曹信宗時為東宮傅侍從歳餘為知政事
史臣曰在漢初劉肥以庶長王齊七十餘城子孫以
為失職怏〻不循漢法越之宗類此微中川氏所以
不為吳濞幾希矣會津侯躬艱難熟世故服阿松之
訓式高遠之賢以親弟扼奥羽之亢以謙遜居阿衡
之任懿哉議者比諸東平哉德祖之穆獨會津至于
今越智氏之與与二國同而僅比諸松時已懸隔逢
両朝之短祚也

日本政府圖書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